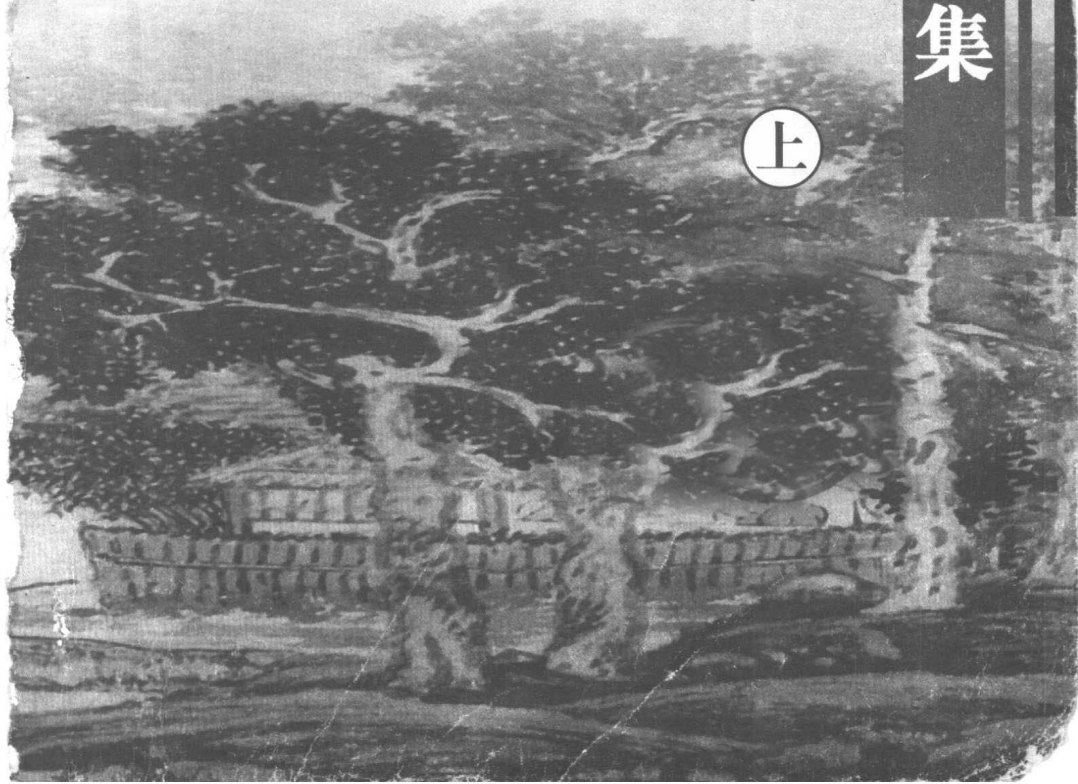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翡翠船

上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景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鸚鵡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,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,更显恣肆浪漫,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,均以“剑”为名;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,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,刚健衬袅娜,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,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,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,皆风流蕴藉,令人心仪;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,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,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,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,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: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,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,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,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,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,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,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,又满篇的诗词歌赋,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,堪称台港“双璧”!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,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,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,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,常读常新。

内 容 简 介

一只精雕的翡翠船上，刻有三位武林绝顶奇人切磋创研的旷世武学口诀，谁拥有了翡翠船，谁就可以练就绝代神功，无敌于天下。为此，江湖人物莫不心荡神往，趋之若鹜。

武师纪治平偶而获得了翡翠船，并悄悄演练，传授给八个门徒。没想到，公冶如玉、百里源两个狂徒竟人面兽心，勾搭成奸，欲从乃师身边攫取翡翠船，据为独有，以武功要挟天下，独霸江湖。阴谋不成，又不惜残害师父，惨杀同门，并暗中收罗“巫山双煞”、“太行五鬼”等黑道魔头，成立“三绝帮”，自封帮主，示令武林各门各派限期归顺，领取号牌，否则就地格杀勿论。

武林世家遗子林志强家门惨遭不幸，为报深仇大恨，历尽磨难，谁料想大仇未报，却落入“三绝帮”手中，被公冶如玉用翡翠船武学，调教成丧失灵智、天下无敌的杀人工具。一时间，腥风血雨，杀声震天，江湖浩劫在即。

面对“三绝帮”的狂妄嚣张气焰，许元良、古若梅、邵友梅等隐侠高手纷纷出山予以反击，更有那周幼梅、柳如眉年轻一代侠女与“三绝帮”斗智斗勇，屡建奇功。

在嵩山少林，正邪双方展开生死决战。危急关头，林志强恢复神智，有若惊鸿蛟龙，威震敌胆，力歼“三绝帮”帮主等众邪魔罪魁，造福武林。林志强成为新一代翡翠船船主，正宗武学得以发扬光大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官中之侠	(1)
第 二 章	浴血突围	(36)
第 三 章	敌友暂难分	(53)
第 四 章	迢迢江湖路	(82)
第 五 章	水 遁	(105)
第 六 章	拒 婚	(129)
第 七 章	火 并	(140)
第 八 章	瞬息万变	(164)
第 九 章	殷勤勉檀郎	(188)
第 十 章	魔魔天韵	(211)
第 十 一 章	玉 观 音	(246)
第 十 二 章	独脚天曹	(267)
第 十 三 章	凄凉往事	(301)
第 十 四 章	重创五鬼	(315)
第 十 五 章	行辕话旧	(350)
第 十 六 章	战云漫朝云	(371)
第 十 七 章	变生意外	(391)
第 十 八 章	千里追踪	(408)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黑衣怪人	(443)
第 二 十 章	风云聚江汉	(468)
第二十一章	假戏真做	(489)
第二十二章	异军突出	(513)
第二十三章	反败为胜	(539)
第二十四章	神秘老人	(567)
第二十五章	难兄难弟	(598)
第二十六章	江湖步步险	(617)
第二十七章	佳人受困	(635)
第二十八章	煞星出世惊浩劫	(678)
第二十九章	罗汉大阵	(739)
第 三 十 章	神秘蒙面人	(768)
第三十一章	抢占先机	(797)
第三十二章	虎穴藏娇娃	(828)
第三十三章	险遭不测	(862)
第三十四章	恶有恶报	(891)
第三十五章	寄语孽徒悬勒马	(919)

第一章 官中之侠

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，这是杏花烟雨江南的暮春三月。

不过，今天却不见那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绵绵春雨，而是一个艳阳普照、惠风和畅的好天气。

这是传诵千古的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所写“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的江西省会南昌。

时为午未之交。

南昌城南门外，通往福建的官道上，一直到十里长亭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排列着全副武装的兵勇。

官道两旁，更是由无数的红男绿女，扶老携幼地列成两道人墙，看这情形，南昌城中的平民百姓，怕不已全部出动了哩！

顺着官道和人墙，一直往前瞧，那十里长亭前，一片较为宽敞的空地上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为数总在百员以上，一致鸦雀无声地按官职的大小，雁翅般肃立两旁。

这情形，算得上是冠盖云集！说得上是万人空巷！

究竟是什么大人物，值得全城大小官员，郊迎十里，以及全城百姓们的夹道欢迎呢？

哟！答案在这里了，那些夹道欢迎的百姓们手中，不是还挥着红红绿绿的旗帜吗！那上面写的是：

“欢迎代天巡狩钦命七省巡按文大人。”

“欢迎新科状元文大人。”

“欢迎文青天文大人。”

“欢迎文青天。”

“欢迎文驸马。”

“欢迎……”

“欢迎……”

这就难怪啦：“代天巡狩钦命七省巡按”这官衔，本已大得吓人，再加上天子女婿和新科状元，更可想见其圣眷之隆，已到无可复加程度，这情形，又怎不教这批大小官员们，奉承之惟恐不周，而郊迎十里哩！

至于那些扶老携幼，夹道欢迎的老百姓，由他们所持那些形形色色、式样大小都不一致的旗帜这一点上加以判断，显然不是官府所发动，而是在一半儿惊奇，一半儿钦敬的情况下，自动前来的。

这，只要在那些挥舞着的旗帜上略一注视，就可得到答案，因为旗帜上所写的字中，欢迎“文青天”这几个字，远比其他职衔要多出数倍以上。

这原因，说来也很简单，做大官的，古今中外，到处都有，并不稀奇，但做大官而能被老百姓如此拥戴，自发前来夹道欢迎者，却不是很多见的。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文青天文大人是一个爱民如子、执法如山的好官。

郊外荒野，官道旁聚集的百姓越来越多，形成一道道人墙。可眼看已是午后，还迟迟不见文大人的官轿到来。

众人翘首以待中，都有些困了，饿了，纷纷到路旁的小吃店里随便地买些东西，填饱肚皮，由于需要进食的人太多太多，不一会儿，小店前便排起长龙似的队来。

突然，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，五匹骏马转眼就到了小店跟前。老百姓中有识得马上五人的，像遇见瘟神似地，眉头

不禁皱了起来。

只见其中一位身着华服的白衫青年，翻身下马，径直走到长龙队伍的前边扫视着，很快不怀好意地盯上了那位怀抱孩子的青衣少妇。她，正是排在小店长龙前端、准备进食的一位。

虽然是一身青布袄裤，但裁制得非常合身，衬托上她那少妇特有的丰盈体态和雪肤花貌，以及目前这梨花带雨的娇慵模样，更别具一番撩人的风韵。

这时，那些排在长龙中等候进食的人们，一见目前这情况，似乎肚子也不饿了，一个个悄然退去。

甚至于连那些正在小店中进食的人，也如见鬼魅似地，立即放下碗筷，纷纷付账，霎时之间，散得一千二净。

那青衣少妇目睹此情，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芳容为之大变。

她转过娇躯，迈开莲步，立即朝官道旁的人墙中奔去。

但那白衫青年，却一把将她拉住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娘子，娘子，今天我好不容易从千万人当中挑出你这位美人儿来，怎能就这么走了哩！”

青衣少妇满脸惶急，挣扎着，哀求道：“公子，我求求您，饶了我吧！我……我是有夫之妇啊！”

“有夫之妇更好。”白衫青年“嘿嘿”淫笑道：“嘻嘻……惟有像你这样的少妇，才懂得风情……”

青衣少妇带着哭声道：“公子，快放开我……”

白衫青年暧昧地笑道：“娘子，我能看中你，那是你的造化，乖乖跟我回去，保证你享受不尽。”

他扭头一声沉喝：“张得功，你立即带着她，上马先

走！”

“是！”四个彪形大汉中，应声走出一人，扬掌向青衣少妇抓来。

青衣少妇急得尖声大叫道：“救命啦……救命……”

那官道上放哨的兵勇，排众而出，目睹此情，不由脸色大变，疾步而前，向白衫青年行了一个军礼，讷讷地说道：“公子爷……文……文大人马上就到……您……您还是……”

“混账！”白衫青年瞋目怒叱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也敢管本公子的闲事！”

那兵勇哭丧着脸，嗫嚅地道：“公子爷，不是小的胆敢管您的闲事，是文大人马上就來啊！”

白衫青年冷笑道：“什么文大人，武大人，他又能把本公子怎样！滚！”

接着，目注彪形大汉怒喝道：“张得功，你呆着干嘛？”

张得功一声暴喏，抓起紧搂着爱儿的青衣少妇，向臂弯一托，迈开大步向树阴下的骏马前奔去。

青衣少妇急得双足乱蹬，力竭声嘶地嚷道：“救命啊……救命呀……”

那些远远地站在官道旁人墙中旁观的人们，虽然个个紧咬钢牙，目射怒火，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。

白衫青年目注张得功正在以绳索捆绑马上的青衣少妇，无比得意地哈哈大笑道：“好！好！今天，真是不虚此行，不虚此行！”

接着，向其余三个彪形大汉，挥挥手道：“走！咱们打道回府。”

他的话声未落，“站住！”一声劲叱，遥遥传来。

人影一闪，白衫青年面前，已捷如飞鸟似地飘落一位眉目清秀、文质彬彬的青衫少年。

他，年约十八九，身材修长，肤色微显苍白，不但外表文质彬彬，显得弱不禁风，严格说来，还有点病容，与他方才所显示的超绝轻功与那一声震耳劲叱，委实太不相称了。

白衫青年脸色一变道：“你这是对本公司说话！”

青衫少年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衫青年冷笑道：“你知道本公司是谁？”

青衫少年微微一哂道：“谁不知道你是节制湘、鄂、赣三省，两湖总督莫荣的孽子，也是炙手可热、权倾天下的奸相严嵩的干孙子……”

不等青衫少年说完，白衫青年已是脸色铁青地扭头震声大喝道：“李得胜，拿下这个狂徒！”

一个彪形大汉，应声而去，扬掌向青衫少年当胸抓来。

青衫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不知死活的东西！”

话声中，虚垂的右手屈指轻弹，也不知怎的，那来势汹汹的彪形大汉，竟然如遇蛇蝎似地，突然抱腕疾退丈外，龇牙咧嘴，一副痛楚不堪之状。

白衫青年入目之下，目射骇芒地朝另两个彪形大汉挥手喝道：“你们俩一齐上！”

紧接着，又扬声喝道：“张得功，你先走！”

青衫少年又冷笑一声道：“还走得了吗！”

左手凌空连点，两个飞扑上来的彪形大汉，已应指当场呆立。

同时，右手朝那树阴下正待飞身上马的张得功，扬掌遥遥一推，隔着足有二丈以上的距离，张得功竟被一股阴柔潜

劲，逼得连连后退，一直到他的背部贴上那数人合抱的大樟树上才被挡住。

张得功方自惊魂略定地长吸一声，却又立即脸色大变地闭上了双目，但听“笃笃”连响，他的四肢与头上的发髻，竟同时被五柄三寸长短，其薄如纸的柳叶飞刀，钉在树上。

说来，不单是惊险已极，也妙到毫巅。

那五柄雪亮的柳叶飞刀，虽然将张得功四平八稳地钉在樟树上，却并没伤及他的肌肤，而仅仅是以毫发之差，钉住他四肢的衣衫和头顶的发髻。

这情形，当事人的张得功，固然被惊骇得昏了过去，白衫青年也脸色如土，即连那些本已吓得远远离去，挤入官道旁人墙中的旁观者，也一齐目瞪口呆，不自觉地又围了上来。

至于那位紧抱着爱儿，被张得功绑在马背上的青衣少妇，自然也不再哭叫了，睁着一双犹带泪痕的美目，静静地注视情况的发展。

青衫少年星目中寒芒电射地凝注着白衫青年，沉声叱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公然抢劫良家妇女，你，不啻是江洋大盗，还亏你是官家公子！”

白衫青年可能因对方对他并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以为是慑于他的赫赫家世，不由胆子又壮了起来，当下，脸色一沉地冷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该懂得‘灭门令尹’这四个字的意思吧？”

“当然懂得。”青衫少年微哂着接道：“小小的令尹，都可使人灭门，像你那贵为封疆大吏的混蛋父亲，要灭城灭国，也并非难事……”

白衫青年截口接道：“你既知此中厉害，还敢多管闲事！”

青衫少年冷冷一笑道：“莫子良，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今天，你既然被我亲自碰上，算是你流年不利，死罪暂免，活罪难饶！”

一顿话锋，猛跨三步，扬手左右开弓，“噼噼啪啪”，揍了四记火辣辣的耳光，打得莫子良两眼金星乱舞，踉跄退出五尺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满口断牙和鲜血，一张丑脸儿，顿时肿成了猪肝色。

这情形，可震慑得莫子良心胆俱寒，连大气再也不敢出了，旁观人们，更是目瞪口呆，鸦雀无声。

青衫少年从容走向樟树下，收回自己的柳叶飞刀，并将那绑在马背上的青衣少妇放下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大嫂，不用怕，我送你回家……”

也不管青衣少妇的反应，转身戟指莫子良，朗声叱道：“莫子良，回去告诉你那混蛋父亲，叫他多加反省，老百姓完粮纳税，供养他们，是要他们替朝廷效忠，替老百姓解除疾苦的，如果不痛改前非，继续倒行逆施，鱼肉老百姓，哼！”一顿话锋，剑眉双轩地朗声接道：“我，虽然没权力摘他的顶戴，却有力量摘他的脑袋瓜子！”语声锵锵，作金玉鸣。

全场气氛为之一窒之后，突然爆出疏落的欢呼声：

“好啊……”

“痛快呀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霎时间，春雷般的掌声，与疯狂的欢呼声震撼原野，掩

盖了一切……

就当此时，一个管家模样的灰衫中年人，由人丛中挤出，气急败坏地走近青衫少年身前，搓手顿足地埋怨道：“我的好少爷，你闯下滔天大祸啦！”

青衫少年剑眉一挑道：“老人家，我满腔热血未凉，眼看此种伤天害理的罪行，怎能不管？”

灰衫中年人苦笑道：“少爷，你还记得我平常对你的交待吗？”

青衫少年轻轻一叹，默默垂首。

灰衫中年人长叹一声道：“少爷，你也不用难过了，俗语说得好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咱们且回去再说吧！”

这时，那春雷般的掌声与疯狂的欢呼声已经停止，旁观的人都以惊诧的眼光，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

青衫少年目光一瞥那仍然显得一脸感激神色的青衣少妇，坚决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送佛送到西天，咱们得先送这位大嫂回去。”

灰衫中年人眉峰一皱之间，旁观人群中，走出一位游学秀士装束的白衫青年，向着青衫少年抱拳一拱道：“这位兄台，如有甚困难，兄弟当可效劳。”

这位游学秀士装束的白衫青年，生得方面大耳，阔口狮鼻，身材也颇为魁伟，外表上虽然有点寒酸劲儿，但眉宇之间英气勃勃，顾盼有神，俨然有一股慑人的威仪。

更奇的是，他的外表尽管寒酸，背后却跟着两位仪表不俗，衣着也颇为华丽的随从。

那是两位中等身材的半百老者，一衣黄，一衣蓝，两人都是气宇轩昂，两鬓斑白，神采奕奕，威态慑人。

当白衫青年向青衫少年说话之间，这两位，却是目光炯炯地向青衫少年和灰衫中年人二人的周身上下，仔细地打量着。

青衫少年拱手还礼道：“不敢当！请教兄台尊姓台甫？”

白衫青年神秘地一笑道：“兄弟文逸民，请教兄台……”

青衫少年方自口齿启动间，灰衫中年人目光一亮地抢先抱拳长揖道：“原来是文青天文大人，少爷还不参见文大人。”

青衫少年这才意识到，眼前这位外表寒酸的白衫青年，就是新科状元，天子快婿，官拜七省巡按，口碑载道的文青天文逸民，于是抱拳长揖道：“小可参见文大人。”

文逸民连忙含笑还礼道：“二位不必拘礼，目前，我也算半个江湖人……”

这当口，旁观的人群，已引起轻微的骚动，那个花花公子莫子良，鼠目一转之下，已打算拔足飞奔。

蓝衫老者入目之下，一个箭步，如鹰捉小鸡似地，一把将莫子良抓住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小杂种，你还想走吗？”

扭头一声沉喝：“来人，将这几个，通通拿下。”

人群中一声暴喏，纵出八个彪形大汉，飞奔前来。

这同时，那黄衫老者却振臂一挥，震声大喝：“诸位肃静！”

人群中的骚动立即被压了下去，那官道上放哨的兵勇，也闻声再度赶来，入目之下，向最前面的旁观者，低声查问之后，脸色大变，欲立即转身离去。

但他的脚步才动，黄衫老者却含笑唤道：“那位兄弟，请回来。”

那兵勇闻声一抖，驻步回身肃立，黄衫老者正容说道：“大人有谕，不许向长亭通报，你且站在这儿，维持秩序。”

那兵勇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是！”

此时，黄衫老者已伸手拍开了被青衫少年所制，莫子良手下的两个彪形大汉的穴道，并同时向青衫少年深深地注视了一眼……

这些，其实都是几方面同时进行的事。

当文逸民手下的人，动手将莫子良和他的四个家丁五花大绑时，文逸民却目注青衫少年笑问道：“兄台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哩！”

青衫少年一愣道：“文大人可没向小可问话呀！”

文逸民笑道：“好，兄弟再说一遍，兄台尊姓与台甫？”

青衫少年讪然一笑间，灰衫中年人已抢先说道：“大人，区区山野草民，这姓氏不报也罢。”

文逸民淡淡地一笑道：“我看得出来，二位都是游戏风尘的奇侠，不愿与我这种官场中俗人交往……”

灰衫中年人连连截口笑道：“大人言重了！草民等固然不敢与官场中人高攀，但文大人赤胆忠心，爱民如子，执法如山，算得上是‘官中之侠’……”

文逸民含笑截口道：“阁下谬奖，这‘官中之侠’四字，使我深感汗颜。”

灰衫中年人正容说道：“大人，草民等可是言出至诚。”

“咱们不谈这些。”文逸民淡笑着接道：“方才我已说过，我也算半个江湖人，虽不敢自诩深懂江湖人的习性，至少也不致太外行，二位不肯以姓氏见示，自不便强求……”

灰衫中年人连忙深深一躬道：“多谢大人大量宽容，并

非草民故意卖关子，委实是有难言之隐。”

文逸民笑了笑：“这个，我知道，方才所发生的一切，我都亲眼目睹，这案子，也立即可以审结，二位是否有兴，前往长亭观审？”

“这个？”灰衫中年人沉思着接道：“如果文大人不需草民前往作证，我想……不必去了……”

青衫少年截口接话道：“老人家，咱们前往观瞧也好。”

灰衫中年人蹙眉摇头间，那黄衫老者却走近他身边，以低得只有他们二人听得到的语声正容说道：“阁下最好是改装易容，杂在人丛中前往观瞧，也许有所发现。”

灰衫中年人讶问道：“这位大人，此话怎讲？”

黄衫老者接道：“阁下，如果我的观察不错，恐怕有人会对二位有不利企图……”

灰衫中年人正容相谢道：“多谢大人提醒，草民记住了。”

这时，文逸民含笑接道：“二位，俗语说得好，相见便是有缘，咱们虽然是萍水相逢，却不能不有点表示。我在南昌城中，可能要稍做逗留。”接着，又神色一整道：“二位如不以文逸民为官场俗人见弃，务盼随时驾临行辕一叙。”

微顿话锋，摘下右手中指的一枚宝石戒指，双手递与青衫少年道：“兄台请暂时收下这个，凭此戒指，不论辕门宫门，都可通行无阻。”

青衫少年微一迟疑之间，灰衫中年人已抢先说道：“少爷，既承大人抬爱，你就暂时收下吧！”

青衫少年这才双手接过戒指，并正容说道：“多谢文大人！”